

劉咸炘學術論集

黃曙輝題



哲學編(下)

黃曙輝

編校



劉咸炘學術論集

哲學編

(下)

黃曙輝 編校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咸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下)/劉咸炘著;黃曙輝
編校.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33-9839-3

I. ①劉… II. ①劉…②黃… III. ①劉咸炘(1896 ~
1932) —文集②哲學 —文集 IV. ①C53②B-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57160 號

總 監 製:鄭納新

策 劃:鄭納新

責任編輯:魏 東

裝幀設計:孫豫蘇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22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銷售熱線:021-31260822-129/139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山東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 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張:15.75

字數:33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價:49.00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單位聯繫調換。

(電話:0539-2925659)

出版緣起

近代學術史上有二劉，儀徵劉師培與雙流劉咸炘，皆天才卓特，淵博精深，冠於一時，雖得年均未滿四十，而各著書數百種，爲中國學術之絕大貢獻。師培早歲鼓吹革命，名與章太炎齊，聲馳南北，歿後八九十年間，其著作屢有翻印，選編之本亦不下十餘種，文史學者耳其名而讀其書，群推爲儒林之巨子。咸炘則平生足跡未出巴蜀，課塾授徒以終，而廣涉多能，持縱橫兩術，觀風識變，凡經論定，罔不窮源竟委，罅隙畢照，真所謂看書眼如月者。又能爲深湛之思，弘大而辟，深閎而肆，於儒具見本宗，兼又資之道家，發明中國聖哲精詣，既詳且盡。蒙文通謂爲一代之雄，實非過論，而身後聲名晦湮，不能如師培之洋溢在人耳，是宜亟待爲之表彰而發其潛德之幽光者也。

先生平生著述，總爲《推十書》，“推十”者，取《說文》載孔子“推十合一爲士”之義，凡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種，成都古籍書店嘗甄選其中六十五種、一百五十一卷影印，因非正式出版，印數又少，故見之者不多，圖書館亦鮮收藏，使一代大師巨擘之偉著，若存若亡，少人發視，其亦可慨也夫。

輝嘗以新刊先生著述事宜商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鄭納新先生，鄭先生自主持上海貝貝特以來，傳播人文經典著作，久爲學林所稱道，此次更慨然以流布其著作爲己任。惟《推十書》卷帙浩繁，又多未刊遺稿，恐一時難以觀成，因有意擇要選刊，先付

梓人，復不以輝魯鈍，以編次校點先生著述相委。輝雖自顧學識荒陋，恐弗克堪，惟念鄭先生既力任刊印，而創議者又為輝，平素推崇先生學術，寶愛其遺著，亦不得以此事諉之他人，故承命而不辭。竊喜有事于校讎之役，得以朝夕研讀，而先生之學，義蘊深閎，非淺學所能盡曉，故雖勘之再周，既竭吾才，而未窺先生命意所在者仍不少，失句誤校，實難盡免，尚希海內通人碩彥指點裁正，不勝翹企。

先生嘗自別其著述為九類，甲綱旨，乙知言，丙論世，丁校讎，戊文學，己授徒書，庚祝史學，辛雜作，壬雜記雜鈔。前五編尤其學術精要所在。甲編為論學原理，乙編為子學，丙編為史學，己編為授徒之教本與講義，丁、戊兩編則睹其名而可知其義。今編次先生著作，分為五編，其目如次。

哲學編第一：甲編“綱旨”中之《中書》《左書》《右書》《內書》《外書》《兩紀》悉入此編，此皆先生學術根柢所在，多論天人之微，先生固嘗旁及遠西學術，《外書》且有《哲學雜評》之作，故僭易“綱旨”為“哲學”。

子學編第二：乙編“知言”之《子疏定本》《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微》《舊書別錄》悉入此編，改“知言”為“子學”。

史學編第三：丙編“論世”之《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悉入此編，改“論世”為“史學”。

校讎學編第四：丁編“校讎”之《續校讎通義》《校讎述林》《目錄學》悉入此編。

文學講義編第五：戊編“文學”之《文學述林》，己編“授徒書”之《淺書》《淺書續錄》《治史緒論》悉入此編，“文學”仍舊名，“授徒書”則改為“講義”，並為一卷。

合此五編，總題曰“劉咸炘學術論集”，凡得二百三十萬言，又新輯附錄四種，附于文學講義編之後。整理校讀，經始于丙戌，至丁亥年春而卒業。

咸炘先生著述如鄧林之富，無所不包，凡讀其書者，均可豁耳目而益神智。昔陸象山有言：“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故今謹守此訓，不敢妄事評論，惟記全書刊行之顛末云。

丁亥春日後學黃曙輝謹識

目 錄

內書	725
卷一上	727
人道	727
羣治	741
上篇	741
下篇	746
卷一下	752
理要	752
善綱	765
綱綴	771
故性	777
卷二	781
善惡	781
自當	795
天地	813
恒常	819
反復	823
卷三上	826
心物	826
氣道	830

二五	842
卷三下	850
神釋	850
視聽	864
哀樂	873
卷四上	881
役智	881
評戴潘	887
卷四下	904
三進	904
養氣	920
非義	929
揚善	936
卷五	941
三寶書	941
家倫	941
地財上	960
地財中	963
地財下	971
家倫地財二篇後記	982
反復上	983
反復中	984
反復下	986
卷六上	991
冷熱	991
爲己	995
患盜	997

二蟲賦	998
女婦	1001
賓萌	1001
三魂	1004
土偶人頌	1005
菊頌	1005
時變	1006
墨亂	1008
二豎	1012
三虛	1015
卷六下	1020
女德	1020
衍昏義	1023
畫旨	1028
撰德論	1041
環銘	1050
恒心論	1051
答左君純四問	1055
卷七	1059
評顏李	1059
壬申春正讀謝枚如課餘偶錄得格言三條鈔附此篇	1097
遊觀說鈔	1100
外書	1103
卷一	1105
進與退	1105
動與植	1112

卷二	1128
稻葉氏二文錄評	1128
卷三	1151
橫觀綜論	1151
卷四	1183
進與退後記	1183
動與植後記	1184
哲學雜評	1188
隨說	1192
兩紀	1203

内 書

卷 一 上

人道 癸亥年稿，丁卯年十二月再修，己巳年六月重修

學者，學爲人而已，皆人矣，復何學乎？蓋有盡其道與否之分焉。人有道否，其道若何，思問者多矣，以爲無者，其言固不足服人之心，以爲有者，所得或不能爲衆所信，然而不免於說，不可無說，則就吾管見，原本華夏先聖之言而條貫之，凡分三節：一借近人之說以發端；二辨生善久之準；三陳聖哲訓言之綱要。不敢強人以信我也。或有所啟焉。

一

《墨子·公孟篇》曰：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曰：儒家只說一個什麼，墨子則說一個爲什麼，儒家只注意行爲的動機，不注意行爲的效果，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所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只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爲什麼應該如此做。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處處要問個爲什麼，事事物物都有個用處，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這便是墨子的應用主義，又可叫做實利主義。儒家說義者宜也，墨家說義者利也，便進一層，說因爲如此做纔有

利，所以應該如此做，義所以為宜，正因其為利。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曰：這個態度問題不單是孔、墨的不同，並且是中國、西洋的不同所在，當我們作生活的中間，常常分一個手段、目的，譬如避寒避暑，男女之別，這是目的，造房子這是手段，這是理智為其分配打量之便利而假為分別的，若當作真的分別，就錯誤而危險，將整個的人生生活打成兩斷截，把這一截完全附屬於那一截，而自身無其意味，把時時的生活都化為手段，例如化住房為息食之手段，化食息為生殖之手段，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算作為別的事而生活了。其實生活是無所為的，不但全整人生無所為，就是那一時一時的生活亦非為別一時生活而生活的，平常人蓋多有這種錯分別，以致生活趣味枯乾，追究人生的意義目的價值等等，甚而情志動搖，潰裂橫決。孔子非復常人所見，全不如此，而且教人莫如此，墨子猶是常人所見，遂不出此，而且變本加厲，這徹底的理智把直覺情趣斬殺得乾乾淨淨。其實我們生活中處處受直覺的支配，實在說不上為什麼的，你一笑一哭都有一個為什麼，都有一個用處嗎？那孝也不過是兒女對其父母所有的一直覺而已。胡先生一定要責孔家說出為什麼，這實在難，我們人的行為動作實在多無所為，而且最好是無所為，無所為而為是儒家最注重用力去主張教人的，或者後儒也有偏處，然而要知其根本所從來則不至誤解了。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曰：尊實利主義者或引此以為墨優於儒之證，吾疇昔亦頗喜其說，細而思之，實乃不然，人類生活事項中固有小部分可以回答出個為什麼者，却有大部分回答不出個為什麼者。什麼都不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為娛樂而娛樂，為勞作而勞作，為學問而學問，為

慈善而慈善，凡此皆樂以爲樂之說也。大抵物質生活如爲得飽而食，爲得煖而衣，皆可以回答個爲什麼，若精神生活則全部皆不爲什麼者也。試還用墨子之例以詰之曰：何故爲生活？墨家如用彼所以爲室之一類答案，吾敢斷其無一而可，最善之答案則亦曰：生以爲生而已矣。

柏格森曰：哲學有三大問題，是我們從甚麼地方來，我們是甚麼，我們是到甚麼地方去。

托爾斯泰《懺悔錄》大意曰：吾每覺人生在世，煩惱無聊，凡吾所爲，百無一當，常發爲疑問曰：人生果何所爲，人生之歸結如何？此問乍視泛常而無甚關係，然一按之而求其解答，任我如何竭力，我不能答之。方吾從事撒馬拉省產業之整理，方寸中必發一疑問曰：假^①爾於撒馬拉省有田一萬六千畝，有馬三百匹，然則將奈何？吾不禁惶恐萬狀，不知所對。方謀教育子女，吾必自問：此何所爲耶？又或方思農民如何乃能樂利，吾必自語曰：此與我胡關。又或思及吾之著作將獲如何之名，吾亦必自語曰：佳哉，汝名將高於高各爾、博施金、莎士比亞，高于全世界之著作家，然其歸究將若何？凡此諸問非立答不可，不答則不能生活，然竟不得一答也。吾覺吾前此所藉以立足者今已破壞，兩足空無一物，吾遂無以爲生，即求真理之願望亦不能有，蓋吾已揣真理之爲何物矣。真理者何，人生毫無意義，是也。此時止步不可，後退不能，而前途茫無一物，但有苦痛真死亡全毀滅之實，況又不能閉目不視，有一不可抵抗之大力迫我自謀脫離人世自殺之念，時時萌生，有兩種悅我而使我不見此殘酷之真理較其他一切爲久者，一爲家庭之恩愛，一爲文學之樂

① 假，原作佳，據文義改。

趣，今皆不復呈其甘，吾之家庭愛妻嬌兒亦皆人也，其所處與我無異，彼等何故生於人世，我何故愛之導之教養保護之，殆將與我同嘗絕望之況味。文章乎，詩乎，此亦偽者，此為人生之裝飾品，所以導人使樂其生者，吾固知之，然今則人生已不能惑我，我又安能以之惑人。此問題乃蓄於人人心中最單簡之問題，曰他日之結局當如何，古今哲人如蘇格拉底、梭羅門、叔本華、釋迦牟尼，其答旨皆曰萬事都空，死勝於生。吾放眼觀吾同類之人，其對付此問題不出四法：一曰盲昧法，行此法者不解人生疑問中之意義；二曰快樂法，此等人不知境地特優乃偶然之事，不知老病死之不免，不知快樂皆可毀滅；三曰斬絕法，知生之惡，即自毀滅之，此法少數心堅強者行之，吾願學而未能；四曰貪戀法，已見內容猶不肯捨去，吾實在此境中，吾此時深覺苟欲了解人生之意義，不可求之於已失此意義而願自殺之人，當求之於古往今來幾十萬萬知此意義自支持其生活並代吾儕支持生活之人，吾乃就此等人加以考察，則見彼等已得人生意義，然實即彼等之信教心為吾所欲排斥者，吾之地位遂入恐怖。吾知理性的知識上除否認人生不能他有所得，而信教心上又除否認理性不能他有所得，尤較否認人生為難，吾何物乎？無窮宇宙之一部也，此寥寥數言即含全部之問題，於是吾漸覺宗教上對人生問題之答語，其中有人類最高之智慧在，吾乃訪吾同社會之奉正教者及績學修道之士、神學家，然只覺彼所告我者不能解釋，且愈蒙蔽之欲，使我信其非誤，必彼等行為足以表明吾所視為可怖者（貧病死），彼等不以為可怖然後可，然此種行為我同社會之信教者實未嘗有，而有之者乃在我同社會最不信教之人。吾乃曉然上述各種信教之士，其信仰非我所欲得之信仰，非真信仰，不過一種無聊之慰藉，

吾於是漸與吾不同社會貧賤愚魯之信教者相近，考其所信，其中悉含多量之迷信，然似係其生活中自然而有且必不可少之一部。此等人生活全度於勞苦中而常能自足而能安心以待百年之死期，且多能欣然以就死，吾始知此等人之可愛，而意想爲之一變。吾昔日謂人生爲惡物，未嘗不是，然不免一誤，誤在此語只指我一人之生活，我一人放縱多欲，故爲惡物，吾乃悟得欲知事物之真當就人類全體之生活著想，欲知生活，非生活不可，此語使我對自己之生活疑其不善，我心起苦痛之感，吾無以名之，只可名之爲尋求上帝。吾自語曰：世間何嘗有上帝，不過我心想像之一物。然吾言下繼以內視，則猛憶我惟信有上帝時曾有生活，我只須知有上帝而即生，只須忘上帝不信上帝而即死。是時心中似有太息之聲曰：汝何猶他求？此即上帝。上帝與生，是一非二，於是通體內外頓覺百倍光明，我之自殺遂得救矣。所可異者，此復返之生活力全係舊有，並非新得。吾年幼時所賴以生活者，與此乃係同物，吾信我生主要唯一之目的在常求上進，常依神意而生活，我又信神意之表示，人類已在邃古時求而得之，今仍據以爲行爲之準導。吾四圍之勞力者，其於人生意義之解釋大畧謂凡人來此世界皆出神意，神之造人，使人各能自保其靈魂，亦能自毀滅之，人生之目的在保靈魂，欲保靈魂，須爲敬神之生活，爲敬神之生活，當捨棄生活中一切逸樂，當勞動卑順，自苦恤人。此意義明白易解，欲知真理，不可離羣，欲不離羣，不可無愛。真理出於愛，身死而靈魂不必死。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曰：人生有何意義？這個問題也可徑直走入否定人生一途，也可仍舊折回歸還到勉於人生。我們很可以有法子保我們情志不陷於如此境地，原來